

坐桥头的老冯

老冯七十多岁了,每天坐桥头。老冯说话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他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同志哥,我负责说废话,你负责相信……我负责演戏,你负责笑……好不好?”

老冯天高云淡时坐桥头,乌云密布时照样坐桥头。老冯说:“……你们又不晓得,我是清早八早坐桥头,墨黑铁逼也坐桥头……方圆七十里,哪里个棉被洞里出事情,我都晓得……”

其实,当地人都知道,老冯坐桥头,一是孤独,二是为了喝酒,喝黄酒,江南的一种加饭酒。

老冯喝酒,有讲究,一个是要用碗喝,另一个是这碗不能捏,不能拿,也不能端,要用食指和中指横跨碗口,拎起来喝,喝一口,味一咪,再喝一口,再咪一咪,而且,不是咂嘴巴,而是眨眼睛,……像京剧,像昆剧,像绍兴戏,有身段,有嚼口,唱念做打,意味深长。

老冯的黄酒,是自己做的,做好埋在后门泥地里。老冯指给我看的时候,就像指认犯罪现场。他一边指,一边抬头问我:“……我生活,蛮有品位的噢?……我年轻的辰光,皇帝叫我做女婿,我嫌路远,都勿去哎……你唔相信?我有皇帝手谕的哎!……我过一歌拿给你看。”到了里屋,老冯让我啼笑皆非,他真的拿出了一

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一封蓝色的航空挂号信,是他女儿以堪培拉寄来的。老冯甚至还抬着头,眼巴巴地望着我:“……是不是?……是不是?我没有骗你吧!”

我第一次认识老冯,也是在这座桥上,当时的对话,现在想起来,还很有意思。我当时问:“……你晓不晓得‘太阳上墙,小鸡儿寻娘’的意思?”他的回答让我惊为天语,他说:“……你是哪个?这句话,就是我爹爹说出来的……你现在,不是我回答你的问题,而是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会晓得这句话的?……勿告诉我,不要想离开哪个地方……我要报110哉……”

的确,老冯哗众取宠是因为孤独,是想要

引人注意,多和人说话,散散酒力,别的企图真的没有。而且,老冯的搭讪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譬如,桥上走过来一位女大学生,他会说:“大姑娘喂,我是你舅舅哎!……啊呀,唔认得哉,唔认得哉……中国地大物博……不要紧,慢慢认……”如果,走过来的是一位年轻男子,他又会说:“哥哥哎,我叫依哥哥哉……依走过三江六码头,都给我走过来,依的衣裳上头,都是全中国的灰尘……”

老冯除了喝酒,就是劝架,方圆三十公里,任何人以任何原因吵架,只要他出场就偃旗息鼓。老冯劝架的手法奇特,他根本就不跟你讲道理,譬如,他一冲进人群就会喊:“……哪个要动手!……刚刚哪个在说要杀人!杀你个骨头脑髓!来,都给我走过来……钞票拿去,房子拿去,老公拿去……人生在世!……”

老冯聪明,老冯劝架靠的不是道理,靠的是气势,噱头响,力道大,三斧头,六棒儿,三下五除二——其实,当地人也都知道,老冯劝架,同样是孤独所致。

(摘自《杭州日报》何鑫业/文)

信笺

朋友崔文川想做一批信笺,就找几个人一起做一批,这样可节约点费用。他问了周围的好多人,他们都觉得这事好玩,有自己的信笺纸,跟市面上见到的不一样,多牛。但说到做,就犹豫了,因为没人愿意写信了,有什么事,电话或网上即时通信都能解决,干吗还去写信呢。

这事好像到这就终止了。鱼雁传书,好像都是很久远的事了。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流行交笔友,那时候可不像今天聊QQ那么方便,经常写信,写来写去,在学校的生活也差不多写尽了,至今也没见面。有一天,翻看这样的信件,真是觉得有沧桑感。干脆没事给朋友写写信,取消电话联系什么的。但这显然很不现实了,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个,你专门写信去,真是有点古董味,也可能被笑话成“活在现代的古代人”。

说到信笺,民国文人喜欢玩的极多。比如木版水印信笺为历代文人所喜爱,鲁迅曾收集自行刊印,这是讲究一点的,周作人、俞平伯也都印过信笺,抄课文、默生字、做奥数题,我不让她出去瞎疯去——没用!光知道疯玩有什么用啊您说?”

说实话,我对她这样的行事风格,原本是挺不待见的。慢慢地竟也悟出了它的好处——每一个积极向上的█丝,都有一顆积极尖儿的心,可惜人力敌不过天命,与其纠缠拧巴跟自个儿过不去,倒真不如像光庭妈妈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练就一副金刚不坏之身。

(摘自《东莞日报》阿简/文)

至少三四级。可是站在树下,却听不到风声。莫非草原的风只在天上行走?我很奇怪,就抱着树干,把耳朵贴上去听。神奇的是,风声顺着树干流下来,清晰地传到耳朵里,有着立体声质感的轰鸣,好像是一首交响曲。

草原上丘陵连绵,韵味无穷。傍晚,太阳落下之后,镶着金边的宝石蓝天穹笼罩下来,大地变得幽深而神秘。我们登上丘陵顶端,坐下来,在无垠的薄暮中倾耳细听。四周异常静谧。我拔起一株正在开白花的沙葱,放在耳边,竟听到了“白日”的声音,犹如冬夜的北风吹着电线发出的呼啸,不同的是,这种风声从草原奇珍沙葱茎上听来,就像小提琴发出的声音一样,清新明丽,非常悦耳。夜幕渐浓。优美的女高音从夜空飞出来:“草原的风声,是我的天籁,吹高,树冠十分茂盛。草原上因为土层薄、水量少,气候恶,只长草,不长树,偶然见到一棵,就成了景致。劲风吹动树枝一起一伏,风力

(摘自《解放日报》雷长风/文)

因她现在快乐着,幸福着,因为她从来没有闲过,因她想做的一切都做了,因她儿孙满堂、桃李满地,因她没有辜负谁,因她可以无遗憾地忆过去,因她可以气定神闲地想未来,因她可以从从容容地老去。

太嫩的女人,青春无畏,初生牛犊不怕虎,往往不缺的是勇气,缺乏的是底气。有句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凡经济不独立,人格不独立,思想不独立,想嫁一口锅,想嫁一套房,想嫁一座金山的,无疑是最没底气的女人。

有底气的女人,不往身上贴金,不在人前晒幸福秀甜蜜,不标榜自己如何漂亮或优秀。无论容貌美丑,无论学历高低,无论家庭贫富,无论年龄大小,她终将有一朵向日葵。可见,一个葵花般明媚的女子,靠的就是底气。

(摘自《江门日报》刘丽华/文)

自备光环的人

光庭妈妈是个从小事着手、大事着成的人。比如把当会计的公公说成学者,把自己家的小卖部叫做超市……

那时候,女儿还在上小学。有一次等着接孩子放学时,几个同学的家长闲聊,说起班上一女孩子的照片登在杂志封面上的事,她在旁忽然来了兴趣,抢着人家的话头问长问短。得知照片是教委来人组织几个学生拍的,她立刻跳起来:“是班主任选的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呢?我们光庭也挺好的呀,谁看见都喜欢的,老师怎么就让你们闺女一个人去啦?”

谁也不知该怎么回答她的问题,看着她那无辜而愤懑的表情,又觉得很滑稽。就这样,我认识了光庭的妈妈。每天都来接送孩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她又是个自来熟,很快

草原听风

不到草原,你大概不会想到,草原的风,是需要听的。不身临其境,你大概也不会想到,草原的风,如天籁一样动听。

那天早上,我们从呼和浩特出发,汽车行驶三个小时之后,来到了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大草原竟然没有一丝风。白云蓝天,阳光灿烂。云朵像钉在天上,一动不动;草被晒得卷起叶子,静静地立着。怎么也找不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

感觉不到凉风拂面,却分明听到了柔软的风声,由远及近,从耳边进到屋里。

我们登上高岗,看到了敖包。敖包是蒙古人祭祀的地方,相当于内地的庙宇。还因为草原上除

女人的底气

有人说,谈了恋爱的女人才有底气。有人说,拥有美貌的女人才有底气。

本人不以为然,瞧瞧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里的刘五朵、刘亦爱,不是都坦言自己从没谈过恋爱,从没被男孩追过,是一棵无人问津的小草吗?可她们乐观风趣调侃简洁的话语里,释放出的一种睿智、修养、内涵、质朴、善良等优良的品质,这就像一股魔力,吸引着一些注重内在的男孩,纷纷为她们而来,像骆琦这么骄傲的“女神”只为一位男嘉宾留过灯,可该男坚定地牵走了刘苏曼。另一位以清新吸引众女的男孩,居然不按节目程序

进行,迫不及待地走向爆灯的刘五朵。可见,二刘才是有底气的女生。女人的底气,其实就是沉淀在骨子里的那些好品质,任她怎么揭自己的短,也无法掩盖她身上的长,相反,这些长处会显山露水,让关注她的人一点一点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至好感倍增。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好感觉一个好感叠加起来,使人有了足够爱的理由。

一个女人敢说自己老,其时已是底气十足。如我的启蒙老师,她动不动就说“我真是老了”,她说老不是怕老,也不是嫌老,而是服老,因她曾经年轻过,美丽过,

学会惜福,要搭上整个青春

爸妈是手工制作食物的忠实拥护者,并不是每一个苦日子里走过来的人都如此。

家里的亲戚中,除去还干着店营生的,热衷此道的也已寥寥。只有爸还为了记忆中的食物应有的味道坚持手工制作。妈则是因为天生勤快,又加上对父亲的爱与遵从,也默守着这份精致与苦劳。

比如四喜丸子,在我们老家叫做大斩肉,外观红亮,内里粉嫩,是年夜饭桌上老少皆宜的一道菜。虽然丸子在现在菜市场的熟食档总有卖的,爸却总是不屑一顾。在他看来,一枚美好的大肉丸,需上好猪肉肥

瘦四六开,洗净去皮,细切粗剁,配上适量

早几日就风干搓细的高庄馒头屑,加水反复搅拌。这种时候,妈一般都溜小跑地剁葱切姜,在爸喘口气的当儿,把碧绿金黄的葱花姜末搅进肉馅中,细细拌匀。这种默契与流畅,不需一言语,只用一个眼神。

接下来,就是做丸子生胚的时候。爸一般不喜欢别人帮忙。“每个人的手都不一样大,做出来形状不一,难看。”经过同一双手团、捧、拢、捏的丸子果然整齐划一,挤挤挨挨地站在案板上,显得乖而富足。之后要支起油锅,毫不吝惜地倒入大半桶油,将丸子

一个个炸至半熟,外皮金黄。

小时候我常被安排的工作,就是在这个

时候拿着漏勺舀去油面上浮起的碎屑,

不然炸久了,会沾在丸子表面,斑斑点点。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还是贪玩的年纪,却能老老实实站在灶边重复着机械动作,想必是食物与家的双重魔力使然。

炸好的丸子就是半成品。春节天冷,可以用不锈钢大盆装了,半个月不坏。上桌的时候,用生抽老抽调配好的酱油汤加葱和姜煮了,趁热吃下,香、嫩、圆滑。爸最喜欢给大家分丸子——你半个,他一个,胃口好

的再来一个。小孩子还爱用煮丸子的汤捞饭,小猪拱槽一样,吃得摇头摆尾。爸自己

象征性地尝上一点,微微颌首,说“咸淡

灵摆

上个月,阳光小区新搬来了一家住户,女主人叫倩倩。仗着老公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家里有几个臭钱,倩倩经常在邻居们面前显摆,大伙都十分不愿意待见她。

周末,阳光明媚,三楼的阿红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出来晒太阳。不一会儿,倩倩也抱着一只全身雪白的小狗走了出来。看见阿红,倩倩忙热情地凑上前搭讪道:“大姐,你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多大了?”

阿红笑着说:“女孩,三个月了。”

“哟,那比我女儿还大一个月呢。”

倩倩笑着对怀里的小狗说道:“小白,快叫姐姐。”

姐姐?阿红一听,心里不免有些生气,这狗和人能相提并论吗?但碍于面子,阿红忍住了。

倩倩显然没有意识到阿红脸上的不悦,她抚摸着小狗的头继续说道:“小白,你可是姐姐漂亮还是你漂亮呀?”

那只小狗好像听懂了主人的话似的,竟“汪汪”叫了两声。倩倩心领神会地嗔怒道:“哟,你真不害臊,哪有自己夸自己的。其实,姐姐也是美女一个哦!”

阿红心里那个气啊,就别提了。但

徒劳

一辆救护车风尘仆仆驶到急诊科门外停下,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呼啦一下拉开车门,抬下一副担架。从车牌上来看,患者是从东北长途跋涉转运过来的。

焦急的家属先走了进来,啪的一声厚厚的一查病历、化验单还有影像学片子出现在分诊台上,着急地说:我们要肾内科!

唉,又来了,几乎每个从外地来的患者到了急诊都是这一句话。耐心给他们解释了急诊的功能和并不能马上就安排到专科住院的现状。家属不耐烦地推了推面前的病历资料说:那我们咨询一下。

护士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我,我无奈地笑笑,拿过那些病历看起来。从当地医院的出院小结开始,到后面的复查结果、CT片子,间断地问了家属一些情况。我不禁哑然。

当地医院已经明确诊断这个患者是前列腺癌晚期,转移到膀胱,堵塞了输尿管的膀胱开口,导致患者梗阻性肾衰。而患者已经在当地开始规律透析了。并且从片子来看,双肺也有转移,伴有胸腔积液。我回家属来协和的

插队

张诚家楼下有一家早餐店,豆花和肉包子做得特好吃。张诚想在上班前买到豆花和肉包子,就得排队。队伍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位顾客,少的时候也有二十多位吧。这样,排队买早餐,就成了张诚早上的必修课。

这天,张诚照例去排队,前面有将近三十人排着,反正,张诚也习惯了,就耐心地排着。他拿出一张报纸看起来,以打发时间。张诚看着看着,就感觉到前面有了一点小小的躁动,便将头抬起来。往前看去,原来有人插队,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张诚不高兴了,便喊道:“喂,你插什么队啊?快到后面去排队!”

插队者瞟了张诚一眼,还是插了进去。

张诚这下子更不高兴了,嚷道:“你干吗要插队!你以为你是谁啊?”

插队者狠狠地瞪了张诚一眼,就是不退出来。

张诚这下火了,也可以说是正义感更强了,他快步走到插队者跟前,严厉道:“你这人怎么不听话呢?啊?如果大家跟你一样都插队,那这队伍像什么样子了!”

插队者仍无动于衷,只是动了动嘴角。

她想了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忍住了。

哪知,倩倩却并没有完的意思,又抬头问道:“大姐,现在生个孩子需要多少钱啊?”

阿红心想,总算问了个像样的问题,便耐心地回答道:“这年头,生个孩子可贵了。我生女儿的手术费外加乱七八糟的杂费,总共花了一万多元呢。”

“才一万多元啊,那我家小白可比你女儿金贵多了。”倩倩不屑地撇了撇嘴,又开始一脸自豪地显摆道:“我为了这个女儿啊,差点跑断腿。先是不远千里去北京配种受孕,接着又飞去欧洲给她买进口奶粉,国产奶粉我实在是

是不放心,然后又送她到市里最好的宠物医院调养身体……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元呢。”

阿红听完,再也忍不住了,心想有你这么糟蹋人的吗?平复了一下心情后,阿红灵机一动,一脸笑容地问道:“那妹子,请问你生‘女儿’的时候是顺产啊还是剖腹产?”

“你?”倩倩的脸色顿时由白变紫,气急败坏地上楼去了。

(摘自《南方日报》王世虎/文)

灵摆

目的是什么,家属说道:我们就想来搞明白肾衰的原因!

我不禁又哑然,小心翼翼地问当地医院大夫对此问题的解释。家属一挥手,说:他们是肿瘤科的,但我们不相信!当地大夫说,协和是全国最好的医院,所以我们就来了!

我走过去看看担架上的患者,肿瘤晚期了,消耗得很厉害,长途跋涉让他的脸色很不好看,脖子上上一根临时的透析管,一侧带着根胸水引流管,天气已经很热了,患者还穿着薄棉袄,出了一身的汗。护士测的生命体征还在正常范围。

我把家属拉到一边,小声地说:当地医院医生的判断没有错。患者属于癌症晚期,不建议这样舟车劳顿。我们急诊先接诊,但要抽血查一下患者目前情况,住院的可能性不大。

家属听我这么说,很不高兴地样子,愤愤然收起病历资料,上了那辆救护车,去寻找北京能收患者直接住院的医院去了。

看着他们离开,我的心里却始终像堵了块大石一样……

(摘自《文汇报》于莺/文)

插队

这下子让张诚更加恼火,便对大家说:“大家看到了吧,他是插队进来的,对吧?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张诚理直气壮地讲完这些话,队伍里却什么反应都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响应他的号召。这让张诚很没面子,他只好大声对插队者道:“现在我不管你插了谁的队,但你不能插我的队!你给我出来!到后面去!”张诚说着狠狠地盯着插队者。

插队者见张诚气势汹汹的样子,乖乖地走出队伍,插在了张诚的后面。

这时候队伍里仍然没有一点声音,好像一块石头投进一潭死水,连个水花都不起。这是张诚万万没想到的,他越想越难受,心里便堵得慌。于是,他忽然转头问插队者:“你不想再插到前面去?”

插队者有些胆怯地看着张诚不敢回答。

张诚提高声调再次问:“你不想不想插到前面去?”

插队者仍不回答,还低下了头。

张诚却一把抓住插队者离开队伍,噌噌噌几步,到队伍的最前面插了进去。张诚在前,插队者在后。

队伍里依然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摘自《新民晚报》徐均生/文)

